

入围“考古新发现”数量居全国之首 可移动文物收藏量排全国前列

河南文物家底丰厚

本报记者 秦华 左丽慧



考古专家李伯谦查看东赵遗址出土文物

身处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的河南是中国文物大省,根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结果,全省有不可移动文物65519处,位居全国前列。我省此次入围“201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有4个考古项目,分别是郑州东赵遗址、洛阳运河一号、二号古沉船发掘与汉唐漕运水系调查、河南隋代回洛仓与黎阳仓粮食仓储遗址、河南濮阳戚城龙山时代城址。这些遗址类型丰富,囊括建筑类遗址、大型国家粮仓、沉船和水系调查等类型。

郑州东赵遗址位于高新区沟赵乡东赵村南,中原区须水镇董岗村西北,处于夏商文化分布核心区域。

东赵遗址 夏商周考古的又一重大收获

2012年10月至2014年12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对东赵遗址进行了连续性考古发掘与勘探。经过近三年的考古工作,东赵遗址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发现。

“东赵遗址发现有大、中、小三个城址,发掘出丰富的文化遗存。”郑州市考古研究院院长顾万发介绍,东赵遗址包含从龙山到东周多个时代,延续时间长,年代序列相对完整,无论对夏商周时期年代谱系抑或郑州西北的区域聚落研究,都可提供新的材料。此外,东赵遗址小城为郑州地区嵩山以北发现的第一座确认的新石器城址,该遗址的发现,对解决新石器文化面貌、性质及归属问题会有极大帮助。

顾万发还介绍,东赵遗址中城是为数不多的二里头时期新建城址,内涵丰富,诸如集中成片的圆形地穴式遗迹、集中出土卜骨的祭祀坑,以及墙基槽内奠基遗存等现象在同时期其他遗址中未见;遗址内发现多条二里头时期环壕,可对研究二里头时期偏早阶段聚落设防及规划提供新的研究课题及材料。综合来看,东赵遗址中城应为郑州地区二里头时期一重要据点。“目前,我们推断东赵遗址为商代早期郑州商城西部一处重要聚落。”顾万发说,遗址发掘出的商代早期大型建筑遗迹、两周时期文化遗存等,为商周时期商周关系研究、郑州地区西周文化研究以及探讨西周封国管提供了新材料。



商代二里岗期陶鬲

各有千秋 其他入围项目历史文化价值独特

代大型粮食仓储全过程具有前所未有的丰富价值,为中国大运河成功“申遗”提供了隋代运河开凿和利用的珍贵实物证据。

洛阳运河一号、二号古沉船出土地位于河南洛阳偃师市首阳山镇义井村西南,洛河北岸的滩地上,形制较为完整,结构特殊,初步推测,两艘船均属清代。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还以沉船发掘为契机,对洛阳盆地内市区以东的古洛水,汉魏时期的谷水、区渠部分地段,隋唐时期的漕渠等进行了考古调查,为深入研究古代洛阳地区自东汉至唐宋时期都邑水系的变迁、研究大运河起始段汉唐时期的漕运河道沿袭关系等,都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濮阳戚城龙山时代城址位于濮阳市华龙区古城路与京开大道交汇处西南角,2014年,在以往考古工作的基础上,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濮阳文化局、戚城文物景区管理处等单位对戚城城址进行了更深入地发掘研究,发掘面积共计664平方米,出土陶、瓷、铜、铁、石、骨等不同质地文物200余件。戚城龙山时代城址的发现,发掘与研究再次表明以濮阳为代表的豫东北地区也是探索中原地区文明起源与发展的重要区域之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屆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的終評會將於4月7日至9日在北京召開,屆時25項入圍項目將向終評委員會和社會公眾進行成果介紹和展示,最終結果也會隨之公布。



西周陶鬲



夏代二里头花边罐

280余万件(套) 摸清可移动文物家底

记者了解到,此次普查还将建立国有可移动文物统一资源库,每件文物都需要完成数据登录工作,生成唯一的22位全国可移动文物登录编号,相当于办了一张“文物身份证”。“目前我省的数据登录工作正在有序进行,已登录数量每周都会更新通告,截至本月13日上午,我省已完成数据登录工作的可移动文物有228557件(套),其中,郑州市完成32996件(套)。”王瑞琴告诉记者,根据计划和目前的实际工作情况,我省大部分数据登录工作将在今年年底完成。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次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中,我省对馆藏文物众多的河南博物院、郑州博物馆、洛阳博物馆等单位的纸质文物、青铜器、陶器等,分类开展了专题调研,并运用新的科技手段,对重点单位的文物保存现状、病害威胁等进行了专题调查,为后续保护修复和展示利用奠定基础。根据国家文物局的计划,2016年年底,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将全部结束,之后将公布全国可移动文物名录,实现其社会服务功能。

“201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初评结果于近日揭晓,18个省区市的25项考古发现入围,我省以4项入围位居榜首,其中,郑州东赵遗址作为我市唯一一个项目入围;此外,国家文物局近日也通报了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进展情况,我省的收藏量排在全国前列……这些都再次印证了我省文物大省的地位。那么,我省此次入围“201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都有哪些项目?我省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结果如何?记者连日来进行了相关采访。

另外3项入围此次“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项目也都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

隋代黎阳仓遗址位于河南省浚县城关镇东关村,大伾山北麓,东邻黄河故道。目前已完成发掘面积3000平方米,发掘清理3座隋代仓窖,探明储粮仓窖84个。而隋代回洛仓遗址位于洛阳市瀍河区瀍河乡小李村,马坡村西一带,在已经完成考古勘探的约8万平方米范围内,已确定的仓窖数量达到220座,已发掘清理出完整的仓窖4座,仓城内主要道路2条,仓城外北部道路4条。这两大隋唐时期不同类型的大型国有粮仓的发掘揭示了我国古代特大型官仓的概貌和储粮技术的高超水平以及储粮的种类,对于研究和复原隋

作为传统考古大省,我省不仅拥有丰富的不可移动文物资源,可移动文物收藏量也数目庞大。据了解,由国家文物局主要负责组织的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于2012年10月开始进行,河南省文物局文物保护科技与对外合作交流处处长、省文物局普查办公室原副主任王瑞琴介绍,经过两年时间的努力,我省可移动文物家底和保存状况基本摸清,根据普查结果,全省559个国有单位共收藏文物280余万件(套),数量之多在全国位居前列。



郑州市考古研究院 供图

东赵遗址发掘现场

读者追思“巴巴爸爸”

“巴巴爸爸的爸爸”德鲁斯·泰勒上个月在法国巴黎去世,全世界的大小读者都在为这样一位艺术大师的离世表示哀悼。记者从接力出版社获悉,该社作为巴巴爸爸中文简体版图书的唯一授权出版方,日前在北京举办了“巴巴爸爸,永远的爸爸——德鲁斯·泰勒追思暨作品赏析会”活动,邀请部分儿童文学作家、漫画家、学者、媒体人、读者和法国大使馆的文化专员齐聚一堂,缅怀这位曾经给世界带来无数温暖和爱的艺术大师。

据介绍,“巴巴爸爸经典系列”的第一本《巴巴爸爸的诞生》出版于1970年,书一出版就受到了英国评论界权威的赞誉,并在同年的博洛尼亚书展上受到广泛好评。巴巴爸爸是全世界唯一的可以变成变去的爸爸,只要一声“可里可里可里,巴巴变”,巴巴爸爸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变身体的形状,变成大坝、变成桥、变成帐篷……那万能的的身段让人羡慕不已。1975年,法国和荷兰将巴巴爸爸的故事改编成动画片,随后在比利时、瑞典、德国、意大利等11个国家播出,很快风靡全球。截至目前,巴巴爸爸已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40多个国家播出,全球图书销量超过一亿册,给无数的读者带来了温暖和欢乐。

巴巴爸爸的忠实粉丝“速写本

子”说道:“从我女儿刚出生,我就给她读巴巴爸爸,她可能听不懂,但是我自己特别喜欢,一直坚持给她讲。”接力出版社白冰总编辑回忆说:“1988年,央视《七巧板》栏目首次播放巴巴爸爸的动画片时,我的女儿还很小,我是陪伴着我女儿来看巴巴爸爸的。我那个女儿特别着迷,只要一放巴巴爸爸什么事都不做,一定要看巴巴爸爸。这部动画片的播放在中国培育了巴巴爸爸经典图书最早的读者,也是后来接力出版社一定要出版这套书的缘起。”

在今天的许多读者看来,也许巴巴爸爸不是一个科技感很强的作品。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金波说:“它的创作方式是手工式的,一直坚持手绘,即使是在科技非常发达的今天。这部作品是泰勒和妻子两个人一辈子一笔一画的创作。”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它不像今天的一些作品在热闹的背后呈现的是一种虚无的空洞,而是有更多的精神内涵。

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北大中文系教授曹文轩说:“中国的小孩在他们成长过程中省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图画给他们的教育,从很早之前就对他们进行文字的教育,这个是有问题的。”希望我们的孩子以后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可以接触到艺术的熏陶。

本报记者 左丽慧

《咱们结婚吧》笑点与泪点齐飞

首场试映口碑爆棚

本报讯(记者 杨丽萍 秦华)

爱情片《咱们结婚吧》即将于4月2日全国温暖呈现,15日,影片提前近20天在北师大举行了300人首轮点映,导演刘江携主演高圆圆、郑恺现身与学生交流,畅聊“为爱你敢不敢”话题。女神高圆圆表示:“爱就勇敢说出口,相信爱情才能拥有真爱。”这是记者昨日从影片宣传方获得的消息。

当天的明星见面会上,导演刘江、主演高圆圆、郑恺纷纷分享幕后趣事,谈及“为爱你敢不敢”,主演高圆圆表示:“遇到喜欢的人,就赶紧说吧,趁着年轻,放肆地去喜欢你做的事吧,虽然有很多女生会像影片中的叶雯雯一样,在爱情里受了伤之后,就缺少勇气,不敢相信爱情了。但是我想说,不要怀疑和恐惧爱情,让我们相信爱情,爱就勇敢说出口,毕竟相信才能获得真爱。”

在戏中饰演“凌霄”的郑恺首次尝试机长制服造型,为电影颜值大大加分。谈及戏中角色,郑恺表示“恐婚”是他的一大特点:“拍摄前我跟导演讨论角色的心理,我们一致认为‘恐



婚”并不是简单地逃避婚姻,而是男性总希望将物质准备、心理准备等一切都准备圆满了再走进这个神圣的殿堂,才来谈结婚。”戏中郑恺与陈意涵经历了“逼婚”和“恐婚”的拉锯战,终于完成了“咱们结婚吧”的浪漫任务。郑恺也给现场的男性观众提出建议:“很多时候其实不需要纠结于有没有准备好,爱就大声说出来,幸福是需要勇敢去争取的。”谈及结婚话题,高圆圆新

婚燕尔备受祝福,郑恺的感情状况也引起同学关注。面对观众关于“理想型女生”的提问,郑恺笑称:“全民女神高圆圆就坐在我旁边,当然要以女神为标准了。虽然不可能找到一模一样的,但标准就得有这么高。”据悉,电影《咱们结婚吧》由高圆圆、姜武、李晨、郑恺、陈意涵、郭碧婷、刘涛、王自健等当红明星联合主演。几位主创的幽默表演让观众频频笑中带泪。

总有一种力量让你超越平庸

——访作家阎真



畅销书《沧浪之水》给大学教授、作家阎真带来过巨大的声誉,而从《沧浪之水》《因为女人》到近期出版的《活着之上》,阎真始终坚持着一种“慢”写作的方式。“我写得很慢,光是确定方向和主题就花了3年时间。”阎真对小说创作的态度十分严肃认真:《因为女人》写了5年,做了3000多条笔记;《沧浪之水》写了4年,做了1000多条笔记;《活着之上》写了3年,也做了1000多条笔记。

阎真是善于写“困境”的,他迄今4个长篇小说写的都是“困境”,且都是知识分子的“困境”。《曾在天涯》是写海外留学生的生存困境;《因为女人》是写女知识分子情感与生活的困境;《活着之上》更是承接了《沧浪之水》,写知识分子在屈从与反抗中的生存困境。“困境”在他的每部小说里,都极有真实感。

不同的是,《沧浪之水》中“我”屈从,《活着之上》中“我”反抗。《活着之上》中“我”的容量讲述了主人公从读大学到去高校任教,直至评上教授20年间的经历,及在面对各种诱惑的过程中,他所做出的艰难抉择以及对人格、精神、底线的坚守。“我其实就是想写知识分子具有普遍意义的、心灵的生存状态。”阎真透露,很多评论说这部小说“直击生活

潜规则与学术腐败,以锋利的笔触揭开高校腐败的内幕和中国知识分子的堕落”,但他在写作过程中还是尽量保持平淡中庸的笔法,故事和细节之所以全部采用生活原型而绝不虚构,也是因为他“不想写得那么极端,表现生活本色状态,一个有机生活本体”。

会不会担心读者对号入座?“我在写作中已经有所回避。小说虽然会触及黑暗面,但并不是批判、揭露的性质,而是通过一个人的经历反映当下高校的基本状态。”阎真说。

毕业后就进入高校任教的阎真已有30年高校任教经历,他不仅是小说家,也是中南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分别为本科生讲授《小说艺术》《中国当代文学》,为硕士研究生讲授《小说理论》,为博士研究生讲授《20世纪中国文学与现主义》几门课程。“教书是理性思维,写作是感性思维,所以我可能算是一个比较理性的作家。”阎真笑言。或许当今社会的确存在一些现象令人容易心生抱怨,但没有人因为雾霾不呼吸,因为堵车就不开车,“你自己就是生活的制造者,‘抱怨’是促进社会进步的一种方式,但更应该用智慧来面对生活的挑战。”

本报记者 左丽慧

用笑容掩饰伤痛

——访演员井柏然



由刘德华和井柏然主演的暖心电影《失孤》即将于本月20日温暖上映,一向以清新阳光形象示人的井柏然,在影片中饰演了一个幼时被拐的修车青年,首次与刘德华合作的他,如何评价彼此的演技?电影在拍摄背后,又有哪些故事?记者通过奥斯卡院线采访了他。

井柏然成名于2007年的“加油好男儿”,出道以来星途坦荡,在《全城热恋》《等风来》《黄飞鸿之英雄有梦》等电影中均有不俗表现。在电影《失孤》中,他饰演的修车小伙曾帅被刘德华饰演的雷泽宽寻子经历所打动,于是从小被拐卖至异乡的他决定与雷泽宽一起踏上寻亲之路。在一路骑行的艰辛寻亲路上,丢了孩子和失了父母的两个人关系越来越亲近,相处起来也像父子般亲近,为影片增添了一丝温馨又轻松的氛围,井柏然这样解读影片中他和雷泽宽的关系:“其实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本身就比较微妙,虽然不是父子,但因为有着相同的境遇,所以这一路上也在彼此依赖。”

在戏外,谈及与刘德华的合作井柏然表示“非常荣幸”,“我从来没想过有一天可以和

他一起工作。”井柏然说,“两个多月的相处,华哥教会了我很多,从怎么根据摄影机的位置站位,到如何揣摩和感受戏中角色的状态等,小时候华哥是贴在墙上的一幅画,如今能同他合作,得到他的指点,我觉得非常荣幸。”

对井柏然而言,这部影片最大的挑战也许是笑着去演绎悲伤。为了准确呈现被拐卖孤儿的心理,在导演彭三源的安排下,井柏然和影片中的孤儿们生活了一段时间,更好地了解了他们的生活。“我从小生活在单亲家庭,7岁的时候才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妈妈,7岁之前我的想法和那些孩子十分吻合,所以我非常理解那些孩子对待生活的敏感脆弱和小翼翼。”井柏然说。也许正是这些经历让他轻而易举地就走进了角色内心,也因此让他在拍摄时总是带着伤感,演着演着就想哭,压抑到眼眶泛红。“因为导演希望我可以很阳光,用笑容掩饰自己心中的伤痛,但前期接触这些孩子给我的感触很深,就经常想哭,所以笑对我反而很困难。”

本报记者 杨丽萍